



程绍华： 黄梅戏中寻找乐趣

□本报记者 阎义

2009年,正在中国政法大学攻读法律研究生的程绍华得知奶奶病逝后,便急匆匆赶回安徽芜湖老家,参加奶奶的葬礼。他跪在奶奶的灵前,一边放声痛哭,一边回想起小时候跟奶奶朝夕相处的美好时光,脑海里不断地闪现着小时候奶奶带他看黄梅戏的情景。回到北京之后,程绍华小时候模糊的记忆随着视频里黄梅戏唱段逐渐变清晰了。突然间,他感觉到黄梅戏怎么这么好听,故事怎么这么打动人呢?从这时起,在他心里黄梅戏替代了流行音乐、摇滚音乐。他重新找到了儿时的兴趣,爱上了家乡戏——黄梅戏。近日,记者采访了在一家保险公司担任法律顾问的程绍华,听他讲与黄梅戏的故事。

小时候,跟着奶奶去看戏

“黄梅戏起源于湖北黄梅县,发展壮大于安徽安庆。黄梅戏与京剧、越剧、评剧、豫剧并称‘中国五大戏曲剧种’,也是安徽省的主要地方戏曲剧种。”程绍华向记者普及着黄梅戏。而黄梅戏在安徽省的普及程度达到了民间草台戏团多如牛毛。他们经常下到村镇给老百姓演出。每每有草台戏团到村里演出时,奶奶便带着程绍华去看演出,一是照看着孩子,二是看黄梅戏,过戏瘾。随着电视机走进了千家万户,程绍华看黄梅戏的渠道又多了一个。他通过安徽电视台的《话戏楼》观看黄梅戏。他说:“现在《话戏楼》改为了《相约话戏楼》。”

2004年,程绍华考上了复旦大学法学院法律专业。在学习专业课之余,学校还要求有一门选修课。程绍华选择了京剧艺术欣赏和实践。他说:“当时同学们有的选交响乐、电影欣赏等。乡音乡情不能忘,我首选黄梅戏。但是没有这门课,于是我选择了京剧。”上课之后,他才知道老师是一位资深京剧票友。“是他给我打开了戏曲的世界,让我知道了京剧的四大名旦、四大须生,各种流派,以及很多故事。是他带着我们到上海天蟾逸夫大舞台看京剧,这个舞台是梅兰芳唱红上海的舞台。”程绍华激动地说。听课、看演出还是远远不够的,程绍华还参加了学校里的“余音社”,听同学们演各类戏,自己也跃跃欲试要登台演出。只是学业吃紧,他暂时放下这段戏曲情缘,直到2009年奶奶去世。

2009年,程绍华看了很多视频和有关黄梅戏的书,加深了对黄梅戏的了解。尤其是在他看严凤英表演并拍摄的黑白电影《天仙配》《女驸马》和彩色电影《牛郎织女》后,更加喜爱黄梅戏。甚至在写研究生论文时,他都是戴着耳机一边听黄梅戏,一边

写论文。在美的享受中,他写起论文也是激情四射。

工作后,在戏曲世界中觅到知心爱人

后来有了工作,他也不忘自己的钟爱。程绍华认为这样的单打独斗是不够的,要让自己上一个台阶。他到百度上搜索到一家北京的黄梅戏票友组织——北京黄梅戏戏迷联谊会。“我终于找到组织了,知音了。”程绍华高兴地说。他看到,这些票友都是80后、90后的年轻人。他们尽情地交流对黄梅戏的认识,并经常表演黄梅戏唱段。他说:“第一次上台表演,由于不懂唱法,也没有表演经验,表情僵硬,手紧张地颤抖个不停。”在这里,程绍华不仅找到了知音,还找到知心爱人。

在参加北京黄梅戏戏迷联谊会的同时,程绍华又发现了一家专门演黄梅戏的剧团——北京长乐黄梅戏剧团。当时该剧团为了在北京培植黄梅戏的土壤,在演出休息时,有一个让观众上台演出的互动环节。程绍华和票友们就上台清唱几段。慢慢地他们与剧团团长林蜜蜜相识了。2014年,剧团被迫解散。但是,林蜜蜜把票友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北京长乐黄梅戏会馆。

2015年,程绍华和爱人经过面试考入了北京长乐黄梅戏会馆。如今,每周六,程绍华和爱人还有她们的女儿都会出现在会馆。程绍华和爱人接受准专业的系统训练,女儿则像儿时随奶奶看黄梅戏的程绍华一样看爸爸妈妈练身段、学化妆。最初,程绍华给自己化妆非常难看,化妆的次数多了,化妆的手法也就学会了。程绍华感觉最难的是练身段。“戏曲需要通过唱、念、做、打、舞、腿功、指法等手段来表现故事内容。唱念是嘴上功夫,比较好练。做打舞则是练身段,这需要从小练的基本功。于是我下了很多功夫去练。现在有了一些进步,但还是有差距。”今年,北京长乐黄梅戏会馆要演出《女驸马》《梁山泊与祝英台》。程绍华和爱人有可能要参与演出。“能不能参与演出,要林蜜蜜审核之后才能上台。”现在,酷爱黄梅戏的程绍华,用自己的公众号“程生品戏”来传播黄梅戏。

作为黄梅戏的票友,程绍华说:“我都是在业余参加这些活动。而且我还从中悟到了一些东西。戏剧演出时不论是台上表演的,还是台下做保障工作的,都有严格规矩。一个环节稍有不慎就会影响整台戏的演出效果。我们做法律工作的跟戏曲有很多相通的地方。如果有一点做的不符合规矩,将影响到企业的整体利益。”

